

月白風清

上海影坛往事及其他

陈清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月白風清

上海影坛往事及其他

陈清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白风清/陈清泉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321-5637-5

I. ①月…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0177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杨早早

封面题字:杨振翔

月白风清

陈清泉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19,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37-5/I·4488 定价: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33

作者简介



陈清泉,1930年1月出生于江苏扬州。早年在公安、宣传、新闻、广播系统工作,1960年调入上海电影界,先后担任天马电影厂场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厂长助理,上海电影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副总经理,银星宾馆董事长。1989年,调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团主持人,1993年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曾出版过散文集《月朗星稀》、《天涯何处无芳草》,中篇纪实文学《电影星空的双子星》,长篇小说《血染和氏璧》等著作。

三言两语(代序)

拙作《月朗星稀》出版后,有友人问我:“老阿叔(指刘琼)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不写他。”也有人说:“谢晋你应该写一写的,你们的交往很多嘛!”如此等等,都表示了对不满和希望。想想也是,在电影界三十年,打过交道并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和事都不少,应该写他们,但一直没能动笔。

2011年冬,清理掉三个书橱,也发现了一批笔记本,偶尔打开一看,里面记的东西不少,让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于是连续写了谢晋、刘琼、张伐……等人,相继发表在《上海采风》、《世纪》、《上海戏剧》、《炎黄春秋》等杂志上。而笔记本上的一些记载又促使我撰写了其他一些文章,并改写了几篇已收入《月朗星稀》中的文章。

这是《月朗星稀》的姐妹篇,我把她取名为《月白风清》无非是想告诉人们这不过是“清闲无事”之举。

我想将这本书献给电影界的许多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帮助和鼓励。

2013年7月

2014年3月改定

目 录

contents

三言两语(代序).....	1
---------------	---

第一辑 良师益友

与夏公的最后一次见面.....	3
-----------------	---

“我一百岁,你喝一百杯!”

——记我与巴金的交往.....	7
-----------------	---

长夜一行人

——我了解的于伶同志	14
------------------	----

三谒汪道涵.....	25
------------	----

与贺绿汀先生谈心.....	29
---------------	----

艺高德劭忆佐临.....	42
--------------	----

影坛元老“双百导演”杨小仲	47
---------------------	----

我敬爱的骏祥同志.....	52
---------------	----

艺坛双老的“无轨电车”

——应云卫和盖叫天.....	67
----------------	----

上影的“三驾马车”和两次辉煌	73
----------------------	----

难忘爱护关切情

——忆郑拾风和乔奇二位前辈.....	86
--------------------	----

诗人、作家、歌星、舞者

——记我的蒙古兄弟毕力格太.....	93
--------------------	----

情系小木屋 魂牵大森林

——记黄宗英与徐凤翔的友谊.....	103
--------------------	-----

第二辑 影坛精英

百岁人瑞 影坛巨擘

——怀念邵逸夫先生····· 121

纵有波澜 他总是波澜不惊

——忆陈鲤庭先生····· 126

我与沈浮的交往····· 132

“影自沉浮”

——怀念“老阿叔”刘琼····· 150

赵丹遗言真相及其他····· 160

影坛“多面手” 百部导演人

——终生为电影事业服务的陈翼青····· 175

白杨大姐和君超导演····· 188

激情似火的谢晋····· 200

咱们的“鲁马列”

——忆鲁韧导演····· 216

我为顾而已写小传····· 222

《燎原》摄制组的三位大师····· 236

“上影第一剪”韦纯葆····· 247

扮演纷纭的生命

——张伐：一个“两栖”演员的演剧生涯····· 261

我们的“大老王”

——说说王世桢同志····· 302

丹凤朝阳

——我了解的王丹凤····· 310

“牛棚”里的明星们····· 319

塑造《哨兵》的编、导、演····· 353

活跃在影坛上的“无名氏”····· 363

第三辑 往事沧桑

一次鲜为人知的话剧巡演·····	379
“下生活”	
——陪欧琳、李準、叶楠深入生活·····	384
一次高级别的剧本讨论·····	405
电影事业的“三化”	
——一个“圈外人”的话·····	413
我喜欢办的“新鲜事”·····	422
有缘千里来相见·····	443
公益性的社会工程	
——上海青少年音乐普及活动·····	457
忆首届上海戏曲 TV 邀请赛·····	461
写在后面的话·····	464

第一辑 良师益友

这里记下的人,曾经活跃在文化、尤其是电影这个园地上,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文化和电影事业的苗木浇水和施肥。

他们都曾给我以支持帮助!有的还教育过我怎样做人、办事,鼓励我不断上进。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故去,但我忘记不了他们给予我的恩惠。

与夏公的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与夏衍同志见面多次,每次都能聆听他的亲切教诲,而1990年夏的那次见面,更是我难以忘怀的。

夏衍同志是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是首届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从1950年7月起到他1954年2月离任,担任文联主要领导近四年。我们可以说,上海文联工作之所以有扎实基础,是夏公在四年中用他的心血铸就的。

我于1989年12月奉调来上海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并在文联全体委员会上接受委托,主持主席团工作。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文联,如何在历届党组和主席团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再上层楼,就成为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充分听取各协会广大会员的意见,在汇总以后由党组形成方案,请主席团审核。

二、由我与党组副书记乐美勤,党组成员、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泉带队,兵分三路,去北方、南方和西部一些省、市文联取经。

三、由我专程去北京,向老书记、老主席夏衍同志请教。

1990年6月20日,我抵达北京后立即去找文化部电影局熟悉的同志,请他帮我联络,当夏公的秘书听我在电话中说明来意之后,立即向夏公作了汇报,很快就回电告诉我,可以在第二天上午去见他老人家,我真是大喜过望了。

夏公在四部口的新居我已去过一次，当我走进那熟悉的大门时，看到夏公已经站在他书房兼卧室的窗口，看样子是在等待我这“客人”的到来了。见此情状，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进了屋，与夏公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

坐定以后，夏公首先对我去上海文联工作表示祝贺，我则向他汇报了我的惶恐与不安的心情。

我对夏公说：“到文联之前，我曾向市委、向宣传部请求收回成命，讲了好几次，都未能说服他们。因为我深知我的短处，我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夏公似乎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话，他说：“每个艺术门类形态不同，但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你搞了这么多年电影，是个内行，应该能适应文联工作的。”

我对夏公说：“以前的文联领导，像您、于伶、钟望阳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都可以称之为学富五车，吴宗锡也是位老文化工作者，对评弹的繁荣发展有贡献。而我要接你们的班，这差距太大了。”夏公却没有说话。

我进一步解释说：“一、我文化水平不高，读到初二上学期就辍学了；二、我很早脱离了电影创作部门，搞了多年行政工作，缺少艺术实践；三、我没有什么作品，因而在文艺界没有什么影响；四、我过去与电影界以外的文艺界人士没有交往，缺乏工作的基础。这都是我的短处，所以我至今仍然忐忑不安。”

夏公分明在解我的思想疙瘩，他说：“你读了不少社会大学，完全可以弥补。担任党组书记，处理主席团的工作，主要是为文艺界服务。有很丰富艺术实践的人、写过出色作品的人不一定做得好，像你这样的人不一定做不好，至于过去与文艺界交往少，现在不是有了交往的机会了吗？我相信你可以把短处变为长处的。”



1989年10月30日是夏衍90岁生日,我与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李民权一道,携夏公最喜欢吃的上海老大房蛋糕,专程赴京为夏公祝寿,在夏府小客厅与他老人家合影,右为李民权。

我真心诚意地接受夏公的金玉良言,此前于伶同志也这么说过。于是便乘机问道:“夏公,今后我应该从哪几方面努力呢?”

夏公说了如下几条:一、文艺界的很多人很重情义,你把他们当作朋友,真心实意地去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会认你为朋友,会对你说出他们真正的想法。

二、文联的工作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最要紧的是做好联络与服务,为他们的创作活动做些推动性、辅助性的工作,促成他们的创作活动取得成果。

三、有些老人,年纪大了,经验丰富,尊重他们,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像你常常向于伶同志讨教,这就很好。不过年纪大了往往特别主观,他们的经验也许与现实情况不符,你也不必因为他们的身份而违心的接受。



应夏公之请,我又与夏公单独拍了一张合影。

我十分感谢他的这几条,话语很平实,但很管用。如果说后来我在文联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夏公对我的点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夏公像前几次那样,又把我送到了门口。我走到大门时又一次的转身看去,他那带有坚毅神色的瘦削面庞与几个月前他送我时的身影叠加在一起,至今如在眼前,但我未曾想到,这便是与他的永诀。我曾经对一位友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时间越长而他的形象却越清晰,这个人就是不朽的!”夏公就是这样的人。

“我一百岁，你喝一百杯！”

——记我与巴金的交往

我到文联工作以后，每逢巴金的生日，我都要亲自去给老人祝寿。他 90 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他的寓所与他谈了半个多小时后，便起身告辞，这时，他执意要送我到门口。九十岁的老人了，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竟“执礼甚恭”，我不但十分惶恐也极其感动。

到了门口，他又一次握住我的手，我真诚地对老人家说：“今天祝您 90 岁生辰，我相信，在您期颐大庆的时候，你还像现在这样健康！”

我话音刚落，老人家马上接过话茬，说：“我 100 岁，你喝 100 杯酒！”我高兴得忙答应：“一定，一定！”

然而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并没有实现诺言——在他 100 岁的那天喝 100 杯寿酒，但他那天送别我的情景，说这话的神态、语调，是会伴随我终生而忘却不了的了。

我与巴老近距离接触并促膝谈心，已经是 1989 年以后的事了。尽管我在少年时代就读他的书，从他的作品中领悟人生、汲取营养，并指引着我的生活道路，但在 1989 年以前，我只能在文艺界聚会时，远远地仰望着他，更不用说面对面地与他谈心了。那时的巴老，在我的心里似乎很具体，但仔细去捉摸，却又那么的模糊。我虽然向往着有一天能当面向他谈谈自己的读书心

得,聆听他的教诲。但又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期盼呀!

到文联后,终于获得了这种机会。记得第一次去见巴金,是党组副书记乐美勤陪我去的。那一天,巴老女儿李小林与女婿祝宏生也在座,祝宏生是我在上影厂文学部工作时的同事,经祝宏生一介绍,我们全然没有“第一次”见面的感觉。



我调往上海文联工作后,去巴金先生府上探望他,向他老人家拱手致意。

在上一次文代会上,绝大多数代表是希望巴老继续担任文联主席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且经由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到场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做工作,让大家投票选举另一位老同志担任主席一职,但为了对巴老,对大家有个交代,在文联设了名誉主席一职。他老人家虽然不再担任主席,也不出席主席团会议了,但因为他是名誉主席,作为主持主席团工作的我,仍然把他看作我的“顶头上司”,便在第一次见面时,说到我的四大“短处”,即文化水平低,没有什么文艺创作的实践和可以“服众”的作品,只了解一些电影界的情况对文艺界的方方面面太

不熟悉以及没有处理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是个圈子内的门外汉等等。

巴老不赞成我的说法，他指出：主席团的日常工作多为艺术行政方面的工作，只要立足于服务，花力气联络方方面面，就可以让文联正常运转，希望我增强信心，相信我能完成这个新任务。

我表示今后会经常来请教，尤其是在碰到难题时希望巴老不吝赐教，他当时十分谦逊地说：“讨教，不敢当，有什么事要商量请尽管说。”

这样的对话和这种气氛，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距离变为零，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

“认识”巴金，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

大约是1942年吧，我才12岁。在家里的旧书堆中发现了好多本抗战前出版的《小说月报》，从而读到了不少鲁迅、茅盾、巴金、艾芜、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那时读他们的东西用“囫囵吞枣”来形容是十分确切的。当时觉得鲁迅先生的作品比较深奥，而巴金先生的作品则比较容易理解，尤其在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激情，也往往使我热血沸腾。

抗战胜利后，书肆中的出版物多了起来，在三、四年中，我几乎读遍了巴金作品。我喜欢《家》中的觉慧，也认为他笔下的李佩珠是理想的化身，是我仿效的对象。我经常沉浸在他诗一般的语言中，我可以随口说出“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阻止它。”这些话，对我的为人，行事以及作文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我曾将1948年以前发表过的短文，剪贴在一个本子上，扉页上写了《萌芽》二字，并写了一句话，原文是“一粒种子落在